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狐狸緣全傳

第二回 玉面狐幻化胡小姐 癡公子書室候佳期

詞曰：天上鳥飛兔走，人間古往今來，沉吟屈指數英才，許多是非成敗，禍福由人取，信邪反正堪哀。少年遇色須戒哉，有過切勿憚改。

話說周公子正自散悶，以解餘悲，不期偶然遇一個美人立在太湖石側，手執紈扇，意靜神遐，若有所思的樣兒。看來真是翩若驚鴻，宛若游龍。又搭著這有情有趣的時光，無垢無塵的境界，越顯得佳人體態風流。

當此之際，就是銅鑄的金剛，鐵打的羅漢，也便情不自禁，而況周公子正在英年，才情無限，知識已開，未免有嘲風弄月之襟懷，惹草拈花的心性。他便笑吟吟理正衣冠，緊行幾步，來至玉狐切近，深深打了一躬，說道：「荒園小樹，唐突西施，幸蒙青睞，草木增光。甚愧點，不堪玷辱佳人賞鑒。」玉狐聞言，故作吃驚之態，羞怯之形，用春扇遮面，將身倒退兩步，方啟朱唇，低聲答道：「奴家偶爾繡慵，偷閒出戶，貪看姣花嫩柳，不覺信步行來。得人芳園，眺覽美景，幸遇主人，有失迴避。今蒙不施叱逐，為幸多矣。」說罷，站在一旁，用杏眼偷看周生。

公子聽他言語典雅，倍加愛慕，故意問道：「小娘子閒步至此，寶宅定離不遠。不然何以不帶梅香，孤身來到敝園之內？請問府上貴姓？尊大人何居？小姐芳名？望賜指示，改日好到宅拜見尊翁，稍盡鄰里之誼。」玉狐見周生說話親切，便知其心已動，乃含笑答道：「萍水相逢，何敢周公子拜訪？奴家姓胡，小字芸香，原籍乃淮南人氏。自去歲投親不遇，移居此處，至今不過半載有餘。家翁早已去世，現在只有孀居老母，相依度日。今日紗窗刺繡，困倦忽生，丫環午睡正濃，未肯喚醒令伊等相伴，故隻身出外散悶。今乃得遇公子，實是三生有幸。又蒙俯問，足見長厚多情。公子墳墓在此，一定常來。奴家從此倒要不避嫌疑，求公子照顧護佑，則孤弱母女，感情多矣。」

這妖狐故選媚人之術，真是鶯聲燕語，嚶嚶可聽。公子又聞這一派言詞，更兼妖狐作出許多情態，就似把三魂被他攝去一般，並不詳細究問，便把一片虛言當作真事。心內反憐他母女孤單，又貪戀佳人模樣，不由的便落在妖狐術內。因忙答道：「小姐既係此處鄰居，日後未免常來攪擾。適才所言，足徵雅愛，幸蒙不棄，小生敢不惟命。」此時周生已是意馬難拴，無奈不敢冒昧，因又言道：「小姐立談多會，未免玉體勞煩。現在我園小軒頗靜，請停息片刻，待小生獻茶，聊表微意，望小姐見允才好。」

此時妖狐雖欲與周生相鬪，又恐有人撞見，查出他的破綻來，乃含笑答道：「公子情誼奴家心領，奈奴出門多時，恐老母呼喚不便。速速回去，庶免高堂致問。」周公子聽罷，心不自主，心知難以相強，遂帶出些許留戀不捨之形。玉狐參透其意，故意為難多會，方說道：「既蒙公子不棄，奴家應該聽從。無奈此時有許多不便，故不能遂相公之意。果然相公不鄙寒微，誠心相待，請暫且回府。至晚遣開貴介，在書齋坐候，俟初更之際，奴家侍奉老母，小聲與丫環等說明，使瞞老母一人，那時情願不辭奔波，往相公書齋一會，以作傾夜之談，豈不勝此一時眷戀乎？」

周生尚要再言，只見玉狐已款動金蓮，慢舒玉腕，向公子深深道個萬福，故意連頭不回，竟自去了。

但凡人要遇見美色迷了心竅，便把情理二字不能思想。比如日下，一個閩中民女，黑夜之間，獨自一人焉能奔馳五六里荒郊道路，至別人家敘談？況在此初逢，並沒言過門戶方向，深宅大院，找到書齋，世界上那有這等情理？總而言之，人若入了死心眼的道路，就有人指示投明棄暗，再也不肯回頭。此乃人之懵懂著迷不能免的。故周公子一味被玉狐惑亂，迷住心性，並不細詳有此情理沒有。眼望著妖狐去後，他便急忙回到陽宅，催蒼頭叫園丁收拾祭器，備馬歸家。

你看他一邊行走，一邊思念今日奇緣，實為得意，恨不能一刻至家，打掃書齋，候胡小姐到來，好與他結成恩愛。想至此間，不覺喜形於色。復又暗想：「他乃嬌弱美女，三寸凌波，夜晚更深恐不能行走。」念及至此，不覺又是發悶。

從來書呆子作事多露馬腳。這老蒼頭乃是心細之人，見公子回歸匆促，在馬上又這般形景，未免有些疑心，便暗中低聲說道：「延壽兒，你看咱公子來時，祭掃墳塋何等悲泣？你可知他在陰宅遇何事故，回頭反這等喜悅？」延壽乃輕輕答道：「適才墳上祭奠已畢，我見園內桃花開的甚好，欲到樹上去折一枝。走至樹旁剛要下手，忽聽有人細語。猛一抬頭，見咱公子與一個極俊的姑娘在太湖石旁邊說話呢。哎喲！他們兩人真是說的有來有去的。到後來，咱公子作揖，那姑娘也答拜，鬧了好大工夫。想是咱公子說話煩瑣，見那姑娘竟一溜煙是走了。剩下咱公子，發了半天愣怔，方回身出離園內。我見到了陽宅，便吩咐速速備馬。也不知他們兩個有甚麼緣故。我恐叫他兩人看見不便，連花也未折，便忙忙收拾起身來了。想這光景，咱公子必是與那姑娘拌了嘴，那姑娘賭氣回去。不然就是和那姑娘題詩論文，叫那姑娘考短了。便是考短了那姑娘不悅，咱公子也就沒趣咧。大約是為這事，在馬上又喜悅又發悶的。」

蒼頭聽延壽一片話，不覺的吃了一驚，說：「此事有些奇怪。現在此處半是荒塚，並無多少住宅。縱有兩家守墓的家眷，不是形容醜陋，便是相貌平常，何曾見有絕色姿容、知書識字之女？況且村上婦女，一見生人早躲的無蹤無影，慢說題詩講文，就是說話尚不知從何處先言，焉能有驚動咱家相公的？即或有之，也不能在人家園內與年少書生攀談多時、款訴衷情之理。」這老蒼頭乃是周宅上輩的老家人，周宅之事無一不知。修墓之際，皆他分派，所以這墳地四面居民，未有不曉得的。如今聽了延壽兒的言詞，滿腹猜疑，再也不想出是誰家的女子，一路隨著公子前行，也不敢致問。只見公子騎馬緊走，已到自家門首。看門的將他攙下馬來，竟自進入宅院去了。你道周宅怎樣裝修？有贊為證：

這所在，是周宅的院宇，多齊整！看來是匠心費盡了細工夫。芸香院通幽處，月洞門便出入。影壁牆亞似粉塗，漢白玉鑲甬路，四方磚把滿地鋪，一步步成百古。進中庭樓閣屋，棟樑材多硬木。安排好，點綴足，真正是修蓋得華麗，精而不粗。深深院，幽香馥。假山堆，名太湖。疊翠形，崎嶇處，青簇簇。芭蕉葉相映著四季花，梧桐樹。單紗窗多幽竹，玉階旁瑤草綠。滿庭中，奇葩異卉，彷彿仙都。小書齋，似圖書府。啟簾櫳湘妃竹，翰墨香散滿屋。擺設著瑤琴古，列七弦分文武，鑄款式有名目，蔡邕題小篆書，金徽燦玉軫足，知音者方能撫。看出處，這物件原來是刻著漢朝的印圖。設棋枰，隨著譜，雲南子，潤如珠，手談，真不俗。論先後，分賓主，見高低，決勝負，論步位，分心路。得意間，忘情處，學奕術，能開心竅，把憂悶舒。啟瑯函，冊頁貯。設案架，堆書處，標著簽，分名目。好裝潢，無套數。芸香薰，怕蟲蠹。億萬卷千百部，校兌清無訛誤。看來是三墳五典、上古的奇書。滿壁掛古畫軸，寫成章聯成幅。墨山水美人圖，稱妙手筆力足，點綴好五色塗。配對聯書法古，名人跡有印圖，真正是丹青的妙筆世間無。靠粉牆，桌案處，擺設精，文玩古。控金鉤，把牀帳鋪，蘭麝香錦被褥，鴛鴦枕碧紗櫥，真雅致不透俗；看來是，縱然富貴，並不輕浮。

話說周公子回在院內，並不等候老蒼頭父子來到，他便換了便服，也不用飯吃茶，匆匆的竟奔書齋之內。老蒼頭後面趕到，忙令延壽兒到書房伺候公子淨面，以使用飯。誰知淨面已畢，即將延壽遣出，說：「你不必在此伺候，如有他事，再行呼喚，無事不必再來。」延壽兒乃係小孩子，樂得的躲開，吃罷飯要去。此話按下不提。

單說玉狐自花園中許下週生夜晚相會，他便匆匆歸入洞府。眾妖狐一見，急忙捲起湘簾，接去春扇，俱各含笑迎接。玉狐進入內洞，歸了坐位，小妖送上茶來。玉狐擎茶在手，遂向群狐說道：「今日洞內有何人到？眾姊妹等作何頑耍？」群狐答道：「我等並無別事，無非大家閒敘而已。」言罷，眾狐又向玉狐問道：「今日洞主下山，我等看臉含春色，鼻放毫光，定有遂心如意之事。不然，何以氣象如此？如有甚麼奇遇，可對我等一言。」

玉狐聞聽此言，滿面堆歡，說道：「近來眾妹等眼力頗高，靈明百倍，我方進洞，就看出此次下山定有機緣相湊。我實對妹等說罷，今日愚姐下山，正在郊原散步，忽見墳墓之旁來了主僕三人祭掃。我看其中有一書生，先天真元充實，後天栽培堅壯，滿面

紅光一團秀，真是你修煉難得的金丹至寶。況且生的品格端正，體態風流。因此，我見他們祭祀畢，便隱在花園之內等候著他。可巧也是天緣，此生又獨自在花園內閒玩，我便故意與他撞見。誰知此生更自多情，被我三言兩語，說的他實心相信，約定今晚在他書齋相會。」

玉狐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眾妖聽說，俱盡歡喜。遂一齊說道：「仙姑若得此人朝夕相會，慢慢的盜他真寶，從此不愁大羅神仙之位。這也是仙姑的福氣、緣法，方遇得此等機會，實是可喜可賀。」遂吩咐小妖：「備辦筵席，我等與仙姑增添聖壽。」頃刻間便搬運了許多的佳餚美饌，擺設已畢，眾妖把盞，請玉狐上坐，玉狐說道：「即承眾妹雅意，愚姐只得僭坐了。妹等俱來相陪，咱大家好開懷暢飲。」小妖輪流勸酒，眾狐飲宴多時，已是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之候，眾狐皆有幾分醉意。玉狐恐誤相約之事，便吩咐撤去杯盤，吃茶已畢，便辭別眾狐，出了洞府，來在青石山高頂之上，對月光先拜了四十八拜，然後張開口吸取明月精華。完了工夫，又到山下澗水之中洗了洗身體，抖淨了皮毛的水跡，仍然化成美女，駕起妖雲，直奔太平莊周公子的書室而來。

來在窗櫺之外按落雲頭，輕輕的站住，不敢遽然進入。乃用舌尖舔破窗紙，以目往裡張看，但見屋內高燒銀燭，靜悄無聲。只見公子在那書案之旁坐著發怔，似有所思。看他那模樣，借著燈光，比在花園初遇更添了許多的豐彩。怎見得，有贊為證：

這正是：佳人站立紗窗外，舔破窗紙偷看英才。倚書案似發呆，看標格真可愛，借燈光更把那風流襯起來。素方巾頭上帶，烏油黑遮頂蓋，正中間玉一塊。宮樣袍可體裁，青布鑲邊兒窄，繡團花分五彩，坎肩兒是一水藍的顏色，俗名叫月白。腰間繫白玉帶，透玲瓏生光彩，銀鈕釦相配著護胸懷。鑲雲履地下排，細粉底輕且快，端正正鼓滿充足，一點兒不歪。因守制無繒彩，錦繡服全更改。那知道一身青皂愈顯得唇紅齒白，兩頰粉腮。玉狐隔著紗窗偷看多會，見公子坐在椅上若有所待。觀其美貌之處，真是粉裝玉琢，猶如錦簇花園。

妖狐此時不覺淫情汲汲，愛欲滋滋，恨不能一時與他鸞交鳳友。乃輕輕的在窗外咳嗽了一聲。

話說公子自從書齋吃茶、淨面已畢，並不似每日在前邊院內來與人說笑閒敘，也不喚僕人整理書室，將延壽兒遣開之後，竟自己將書室物件安置了一回。至用飯之時，老蒼頭親身請問，他便帶出許多不耐煩的樣兒。蒼頭摸不著頭緒，以為今日祭掃，身上必定勞碌，遂問道：「公子今日身上若不暢快，想吃甚麼，可吩咐老奴，好派人去做。」問了幾次，並不回答。蒼頭急忙出離書院，令廚役在書齋擺飯伺候。

那知周信一心想著美貌佳人，將飯胡亂用些便令撤去。廚役將要走時，復又說道：「你到前邊院內，將鎖跨院門的鑰匙取來交給我，烹一壺茶送來。你們在前邊吃飯去罷，我今日身覺乏倦，需要歇息。如有事，候我呼喚再來。」廚役忙答應，將鑰匙與茶放下，便自去了。

這裡剩他一人踱來踱去，順著書院，繞到跨所門邊，將門啟放，向青石山望了一回，尚無蹤影。復又回至書室坐著納悶，恨不能一刻太陽西墜。又恐黑夜之間，蒼苔露冷，鞋弓襪小，難以行走；又恐其老母未寢，阻住無由脫身。心中無限狐疑，搔首踟躕，無聊之至。思慮盼望，好容易挨至初更之後，仍無人影。無奈何，自己點上銀燭，倚靠書案，呆呆的在那裡相待。正自發悶，忽聽有人咳嗽一聲，悄低低的說道：「有勞相公久候，恕奴來遲，萬勿見怪。」此時周信正在渴想之際，猛聽這一派鶯聲俏語，猶如得了異寶一般。況且，周信又是乍逢美色，其心中之喜真是：

勝似洞房花燭夜，強如金榜掛名時。

不知周公子與胡小姐二人果能可成恩愛不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